

九鬼周造的偶然哲学与情绪论： 和海德格尔哲学的比较

廖钦彬/文

提 要：九鬼周造可谓真正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进行交锋的日本哲学家。九鬼曾出席海氏两年讲座与讨论班，娴熟其哲学，留学归国后，花费毕生精力建构了偶然性的哲学。在此过程中，海氏成为其最大的思想对手。针对海氏可能性的存在论，九鬼提出偶然性的存在论。海氏主张此在的“被抛—筹划”“非本真—本真”“遮蔽—解蔽”等生存论结构，显露出其哲学涵盖了人从非现实的可能状态朝向现实的必然状态发展的向度。九鬼认为这种从可能存在到必然存在的发展过程中缺乏偶然性，正意味着潜在的无限可能性之丧失。支撑海氏的此在生存论结构的正是“畏”这一人的根本情绪。针对畏这个情绪，九鬼提出惊讶的情绪。因为他认为拥抱原始偶然的人，必会不断地涌现惊讶之情，生命也因此有无限的实现可能性。哲学亦须“始于惊讶，终于惊讶”，才能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

关键词：偶然性；可能性；畏；惊讶；情绪

中图分类号：B313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九鬼周造（1888—1941），京都学派周边哲学家，1921年留学欧洲，1929年归国任京都帝大哲学科讲师，1933年任副教授，1935年任教授，1941年辞世。留欧期间，往来于德法，从学于李凯尔特、胡塞尔、贝克尔、柏格森、海德格尔等人，沙特曾当过其家庭教师。^①

九鬼最重要的著作为《偶然性的问题》（1935）。留欧期间，九鬼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立场出发，以文艺角度撰写了《粹的构造》（1930）。在《偶然性的问题》之后，九鬼另出版《人与生存》（1939），从此书可窥见九鬼对海氏哲学的吸纳与转化过程。

《人与生存》的“海德格尔的哲学”（1933）、“何谓人学”（1938）、“惊讶之情与偶然性”（1939）这三章反映九鬼对海氏将此在的时间性重心放在未来，而缺乏时间的现在性、空间性、共在性、公共性的立场以及将操心（Sorge：九鬼译为关心）置放在存在论或生存论（不是放在生存上）探讨的立场所进行的批判。九鬼针对惊讶以及海氏针对畏（Angst：

^① 《九鬼周造全集》别卷，岩波书店，1980，第289—302页。以下引用以（K卷数·页数）标示。

九鬼译为不安) 的情绪分析论, 因彼此哲学关心点的差异, 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本文讨论以《偶然性的问题》与《人与生存》为主, 首先介绍偶然性的逻辑与存在结构, 接着将此存在结构对应到海氏的可能性之存在结构。最后, 比较九鬼与海氏的情绪论, 藉以阐明东西方存在哲学或广义人学的差异及其当代性意义。

二、偶然性的逻辑^①

如后所述, 九鬼与海氏的存在论差异, 在于对存在样态的关注点之不同。前者关注存在的偶然性样态, 后者侧重在存在的可能性样态, 因此偶然性与可能性的区别至关重要。^② 要区分两者, 则必须先理解九鬼的偶然性的逻辑。

《偶然性的问题》序论首句话是“所谓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否定”。^③ 九鬼认为“必然意味着必会如此存在, 亦即存在以某种意义在自身当中, 拥有根据的意思。偶然则是偶然如此存在之意, 亦即存在在自身当中, 并没有拥有充分根据的意思。偶然即是含有否定的存在, 亦可以是没有的存在。换言之, 偶然性于存在之中, 在和不存在有着不离的内面关系被发现时, 才能得以成立。也就是介于有和无之接触面的极限存在。它既是有根植于无的状态, 亦是无渗透有的形态”。^④ 必然因自身内的存在根据, 足以显示其确定性, 偶然则因与无之间的紧密关系, 显示其不确定性。九鬼据此主张处理偶然性的问题是形而上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唯有形而上学才足以处理偶然性的问题。

“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否定”意味着, 谈论偶然性必须以必然性为出发点。关于必然性, 九鬼如此说道“何谓必然性, 如方才所述, 意味着必会如此存在, 亦即相反的不可能。所谓相反的不可能, 即是指在自身当中拥有存在的理由, 被给予的自己维持着原本被给予的自己。像这样, 自己为彻底保持自己, 必须采取自我保存或自我同一的姿态。也就是说, 必然性预设了同一性, 因此‘甲是甲’这种同一律的形式, 表示出最严密的必然性。所谓必然, 即是从样态的见地, 来说明同一这个性质上的规定。”^⑤

九鬼援用洛采在《逻辑》(1843) 一书中提出三种认识必然的渠道, 即“普遍的判断”“假言的判断”与“选言的判断”。九鬼把判断置换为必然, 并分别称此三种类型为“定言的必然”“假言的必然”与“选言的必然”。既然“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否定”, 那么认识偶然的道路, 则必为“定言的偶然”“假言的偶然”与“选言的偶然”。

九鬼分别从逻辑学中的概念见地、经验界的因果关系及形而上的绝对者来论述“定言的偶然”“假言的偶然”“选言的偶然”, 因此又称三者为“逻辑的偶然”“经验的偶然”“形而上的偶然”。但强调偶然性在根源上属于逻辑学的样态, 因此还是以“定言的偶然”“假言的偶然”“选言的偶然”称之。

^① 此节内容与拙论《东亚偶然论的诸相: 从九鬼周造、田边元到张文环》(林永强、张政远编《东亚视野下的日本哲学: 传统、现代与转化》, 台湾大学出版社, 2013, 第78—85页) 有部分重复。讨论九鬼的海德格尔批判, 不得不铺陈九鬼的偶然论, 因此在此撷取部分内容作为此节的内容。

^② 岭秀树的《海德格尔与日本的哲学: 和辻哲郎、九鬼周造、田边元》(密涅瓦书房, 2002) 是研究海德格尔与日本哲学的重要专书。本研究与此书不同, 侧重在九鬼的时间论及情绪论。

^③ K2·9。

^④ K2·9。

^⑤ K2·12—13。

关于定言偶然，九鬼如此主张“定言的偶然，在定言判断当中，必须在对于作为概念的主词，谓词意味着非本质的表征时，才能得以成立。”^① 九鬼举了一个例子。三叶草是叶片，此为其现存的标准与法则。若用传统逻辑学的法则来看，则是同一律，也就是“甲是甲”。三叶草是叶片，即为定言的必然。然而，三叶草有四片叶的话，因主词（三叶草）与谓词（四片叶）不一致，而违反同一律。这与三叶草概念之间缺乏同一性，被视为非本质的、违反法则的例外。九鬼称此例外为定言（或例外）的偶然。拥有四片叶的三叶草极为罕见与难得，故被称为幸运草。

九鬼不满足于上述类型。因为此种偶然是在“一般概念”探求意义底下的产物，所以他主张“定言的偶然的核心理念在于，对于一般概念的个物及各个的事象。”^② 然而，任何一种特殊现象必有其所以然的理由。譬如，三叶草有四片叶，或许是因为营养、气候、外力等理由。九鬼认为对偶然性的探讨，有必要从探求理由开始。从理由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属于因果、目的、理由系列的偶然诸面向。

关于假言偶然，九鬼如此主张“假言的偶然必须立于假言判断中理由与归结关系之外才能得以成立。”^③ 九鬼认为理由律根植于同一律，所以理由与归结关系是一种必然关系，偶然性恰好出现在这种关系之外，并称它为“理由的偶然”。此外，假言的偶然还有其他两种型态，即“因果的偶然”与“目的的偶然”。关于目的的偶然，九鬼再次举出三叶草的例子。“拥有三片叶，对三叶草而言，是应该实现的目标的话，那么有四片叶的三叶草，则因缺乏目的的实现，属于偶然的存在。”^④ 因果的偶然亦有例子。三叶草在成长初期受伤最后变成四片叶，是因为强风偶然刮起沙撞击该部位所造成。这种前后两种不同因果系列的结合，九鬼称为因果的偶然。

九鬼认为无论假言的偶然中所包含的任何一种偶然的型态，都无法阻挡人们继续追问不同因果系列结合的原因。在这种可继续追问原因的情况下，他设置了一个作为理念的“原始偶然”。此为九鬼提出属于形而上学领域的“选言的偶然”的理由。

“选言的偶然，必须在将被给予的定言判断或假言判断视为选言判断的一个区分项目，并认为另外还有其他几种区分项目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得以成立。”^⑤ 简言之，即是全体（一）与部分（多）之间关系下的偶然性。譬如水与其液状、固状或气状的关系，作为部分的液体、固体或气体，都可能是作为全体的水的一种形态。因此作为多的部分（无论哪个状态）对作为一的全体（水）具有偶然性，而后者则对前者具有必然性。

九鬼用骰子作为例子。骰子与六面的点即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1—6的任何一点对骰子都具有偶然性，同样的后者对前者亦具有必然性。赌徒下注的点，可能每次都会中（有），也可能每次都不会中（无），要出现哪一点根本无法掌握，换言之，中与不中、有与无正是偶然性所处的境遇。当然种种内外在的因素亦会影响结果，但若想要追溯造成某一结果的原因的话，必会出现无限往上追溯的情况。针对此情况，九鬼如此说道“然而，当我

① K2·251。

② K2·252。

③ K2·251。

④ K2·75。

⑤ K2·251。

们在‘无限’的彼方掌握到理念时，我们必须要知道该理念即是‘原始偶然’。”^①

九鬼认为原始偶然是起源，因此亦是绝对必然，原始偶然与绝对必然则是同一物。此两者是形而上绝对者的一体两面。此形而上的绝对者虽具有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动者”（自因者）的必然性向度，但同时也具有“被推动者”（他因者）的偶然性向度。形而上的绝对者有一个绝对肯定（必然）的静态面以及一个绝对否定（偶然）的动态面。前者是从形而上绝对者的层面，后者是从个体经验层面来看的。因此不仅个体经验有必然与偶然的纠结，就连绝对者的作用亦不脱离必然与偶然。九鬼最后归结出，形而上绝对者具有“必然—偶然者”的矛盾性格，因此可说是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统一态。

以上是九鬼藉由逻辑学的样态，建构出“定言的偶然”“假言的偶然”“选言的偶然”的逻辑结构。“定言的偶然”否定的是同一性或必然性（属逻辑层面）。“假言的偶然”否定的是因果论、目的论（属经验层面）。“选言的偶然”则否定经验论，朝向形而上的领域迈进（属形而上层面）。

三、偶然性与可能性的存在论结构

此节检讨的是九鬼以偶然性、海德格尔以可能性为基础所建构的存在论结构。^②如前述，九鬼在《偶然性的问题》的序论中主张“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否定”，偶然即是包含否定的存在，亦可以是没有的存在。偶然性于存在之中，是介于有和无之接触面的极限存在。它既是有根植于无，亦是无渗透有的状态。

关于偶然性介于有与无之间的论述，九鬼主张道“偶然是接近无的存在。必然—偶然的关系暗示着有与无的关系。”^③必然是有的存在，偶然处于有与无之间，是接近无的存在。据此可知，要处理偶然与无之间的关连，似乎只能落在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讨论上。事实上，九鬼处理“必然（有）—偶然（接近无）”时，在两者之间置入了“可能性”的概念。

可能性是某东西即将出现，却还未出现的一种不确定状态（朝往现实的非现实状态）。九鬼指出可能性与偶然性有迭合，但两者在有和无之间的关连上却呈现出不同的性格。他如此说道“可能性没有现实性，所以是非现实，但只要具备朝往必然性的动向，就极具有色彩……偶然性虽拥有现实性，却接近不可能性，只要是如此，便是拥抱无的存在”。^④

若从必然性的见地来看，偶然性与可能性虽有相同处，但其相异处是，可能性比较接近自己，偶然性比较远离自己并靠近不可能性（无）的方向。然而，偶然性并非不存在，所以与不可能性（无）不同。由此可知，可能性越高就越接近有（也就是确实存在），可能性越低，换言之，越趋近不可能性就越接近无。偶然性就处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即有与无的界线），因此可以有也可以是无。此种“有根植于无、无渗透于有”的状态，正是偶然包藏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九鬼甚至用脆弱性、破灭性或虚无性等，来形容偶然所处的极限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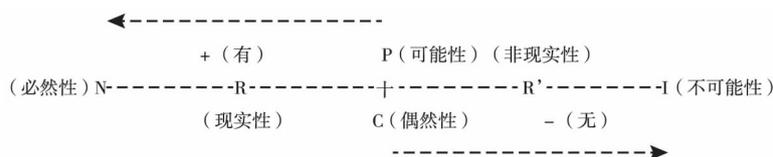
① K2·146。

② 九鬼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虽然表明自己除《存在与时间》外，还参考了海氏的讲座稿《形而上学是什么？》、演讲稿《论真理的本质》以及《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但内容几乎集中在探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九鬼关心的是“此在的时间性着重在未来是否有所偏颇”的问题。

③ K2·245。

④ K2·246。

上述偶然性与无的关系显示出，两者之间虽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却又相互渗透。因为偶然性既能让自己出现（潜藏着朝向必然性趋近的可能性），亦可以不让自己出现（跨在无之上）。偶然性既可以是“有”，又和无呈现出“不离”的关系。据此可知，偶然性是“既有又无”的矛盾存在样态。偶然性是处在有与无之接触面的极限存在样态。若用九鬼自己提供的图式，可以得到清晰的理解。



九鬼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属于上层的结构，自己的立场则是属于下层的结构。但这并不表示九鬼的偶然存在和海氏的可能存在完全不相干，应该说前者包含后者，后者亦包含前者，两者处于一个统合的状态。^① 那么内含可能性的偶然性作为“既有又无”的矛盾存在，究竟有何种积极作用呢？九鬼认为“偶然意味着无的可能。提出将不可能性从无的核心中拉出来和有接触之悖论的，亦是偶然性”。^② 此说法显然在表示偶然具有“将不可能化为可能”的作用，同时也暗示着一切理应不可能或不具备可能性的事物，因偶然“将无化有”的作用，出现在我们面前。然而九鬼会说“在理论或实践层面上经常把持必然性的人，很少会自觉到无。一直沉醉在可能性之追求的人，大多只在概念上将无作为缺陷来认知。”^③ 那是因为信仰必然性的人及追求可能性的人既不需要趋近不可能性（无）的偶然，也不需要“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惊讶。

九鬼认为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生存存在论潜藏着可能存在朝往必然存在的目的论思维。此目的论思维在预设必然性的前提下，强调可能性的重要。^④ 我们若从海氏此在生存论中的“被抛—筹划”“非本真—本真”“遮蔽—解蔽”“晦蔽状态—揭示状态”这几组对概念来看，很容易得到理解。从前者到后者的开展，正显露出海氏存在哲学的某种伦理性、实践性向度。

对把持必然性、追求可能性的人而言，作为惊讶的偶然会令他们感到不安，充满不确定感、虚无感、分崩离析感，甚至无法掌控事态，而以安稳自居的必然（自我同一的有）才能令他们感到安心、充满确定感，甚至完全掌控事态。偶然虽然是无法则、无秩序、放荡、无拘束，也不表兴趣与关心，它既无目的、意图、缘故也不可靠，而且盲目、无殊，是极为脆弱的存在，但九鬼不仅没有放弃它，还将它哲学化，并给予它应有的位置。

相对于上述的偶然性存在结构，九鬼认为海氏的是可能性存在结构。《人与生存》的海氏论比例高于《偶然性的问题》。可能性可说是九鬼掌握海氏存在论结构的重要概念。

如一般所知，海氏在《存在与时间》（1927）的工作，就是在重新探讨支配形而上学历

① K3·113—115。

② K2·247。

③ K2·246。

④ 九鬼在《人与生存》第一章“何谓人学”（1938）中探讨历史人时，提及海氏的时间性存在，认为海氏的时间论重视未来，正透露出其目的性的立场。

史的“存在问题”。什么是存在？存在意味着什么？这些存在问题是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海氏所谓“对存在的遗忘”，正是对哲学史不再重新提问存在问题的批评。为重新对存在进行提问，海氏认为必须挖掘我们自身对存在领会之根本，回溯到哲学传统中的存在经验之根源，并对支配形而上学的存在领会进行刨根究底的探究与解明。为达此目的，海氏主张从分析我们人类存在最亲近的日常存在方式着手，借此来阐明人类生命的实际性及历史性的根本结构，如此一来才能开启我们对存在领会的视域。海氏在《存在与时间》的构想是：（1）在时间性、历史性之中找到人类生命的根本存在方式；（2）揭示这种时间性、历史性结构才是存在领会在根源上产生的存在论视域；（3）透过这种存在领会来重构作为哲学根本的普遍存在论。然而，其基础存在论的构想在《存在与时间》中，大多只停留在前两个阶段，而没有被真正推到第三个阶段去。^①

上述《存在与时间》的构思反映在，九鬼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一文中对海氏哲学的介绍与批评内容上。此文绝大部分都在阐明基础存在论构思中的前两个部分，亦即海氏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上。根据九鬼的分析，海氏将此在（Dasein）还原到操心（Sorge），接着再将操心还原到时间。也就是说，此在的操心这种日常存在方式无法离开时间性。

关于第一个还原阶段，九鬼主要针对“世界内存在”（In-der-Welt-sein）这一概念来展开。表现此在（人）与此在（人）或世界内的存在者（innerweltliches Seiendes）之间关连的是“操心、操劳、操持”（Sorge, Besorge, fürsorge；九鬼译为关心、配虑、顾虑）。操心（存在者的存在）具有以下三个结构，即“作为寓在一领先于自己一已在之中（Sich-vorweg-schon-sein-in als Sein-bei）”。^②其时间样态分别是现在、未来、过去。^③在九鬼看来，此三个时态，海氏最重视未来。对他来说，时间是从未来流向现在而成为过去。^④

九鬼的“世界内存在”之分析，不仅显示出人实际存在的时间性样态以及人与人（操持结构）或人与工具（操劳结构）之间的关系网（空间性），还揭示出此在的“在之中”（In-Sein；九鬼译成内在）之显现或现出，即生存论上的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九鬼译为情态性）与领会（Verstehen；九鬼译为会得）。现身情态与领会是此在的生存论之主要结构。生存论上的现身情态，在生存层面上则是情绪（Stimmung；九鬼译为气分）。畏（Angst）这一情绪正是此在最根本的现身情态。

相对于现身情态开示的是此在的被抛状态（Geworfenheit；九鬼译为被投），领会指示的是此在的自由筹划（Entwurf；九鬼译为投企）。此在的生存论结构便是一种被抛的自由筹划

① 这也是海氏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1929）中进行形而上学历史、此在的形而上学之探讨工作的缘由。

②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243页。

③ K3·223—224。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此在的存在解释为操心，并为操心的结构「先行于自身的一已经在（世界中的）—作为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配对时态的将来、曾在、当前（未来、过去、现在）。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37—247、379—402页。

④ 九鬼在《偶然性的问题》中，藉由说明海氏的筹划（Entwurf）与作为先行（vorlaufen；九鬼译为先驱）的决心性，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阐释先行的决心性（vorlaufende Entschlossenheit；九鬼译为先驱的决意性）与向终结存在（Sein zum Ende）、向死存在（Sein zum Tode）来说明未来在海氏哲学的重要性（参见K2·207、K3·231—239）。

(geworfener Entwurf)。^① 此在的结构，在时态上包含过去和未来。这意味着人虽被命定，但有可以改变命运、自由地创造自身未来的可能性。九鬼称海氏这种存在为一种可能性的存在。^② 若参照上揭九鬼的存在论图式，可知海氏的生存存在论忽视偶然性，以一种目的论的方式分析此在的生存论结构。这个试图将可能性存在 (P) 推向必然性存在 (N) 发展的海氏主张，显然和九鬼拒绝必然性、重视偶然性 (横跨不可能性与可能性)，阻挡偶然性存在 (C) 往必然性存在 (N) 或不可能性存在 (I) 发展的主张迥然不同。

四、惊讶与畏的情绪论：兼论时间性

在探讨九鬼与海德格尔情绪论之前，有必要先概括两者的时间论，因为这和惊讶、畏这两种情绪的比较有紧密的关联。如上所述，海氏的可能存在重视的是未来。重视过去的哲学家，九鬼举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无论是前者的理念或回忆，还是后者的本质必然性，都是表示必然性的过去时态。相对于前两者，九鬼的偶然存在重视的是现在。九鬼认为：“胜义的偶然，不外乎是最小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在现实面的相遇。而且只要现实性在时间上意味着现在，偶然性的时间亦必须是现在。《教行信证》序言中的‘难遇而今得遇’的‘今’便是偶然性的时间图式。一般来说，偶然是在现在性中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此外，胜义的偶然，作为未来可能性减少的极限，是从没有未来的不可能性之无穿过现在的非存在的一点，而忽然蹦出来的东西。”^③

显然，无论海氏的“未来→现在→过去”或柏、亚二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图式，皆非九鬼要的。他强调的是偶然存在的现在时态。这种时态既是未来性最小的极限点 (因跨在可能性之上)，又是无穿过现在的一点 (又因跨在无、不可能性之上)。然而，只要偶然性保留了可能性，就无法和必然性的过去时态完全切割。^④ 那么，上述九鬼与海氏的时间论和两者的情绪论有何关联？九鬼在《偶然性的问题》中，虽没有大幅探讨，却已勾勒出基本的架构。

海氏的可能存在重视未来性，显示的是人的根本情绪——畏 (不安)。本质存在重视过去性，显示的是人的根本情绪——安稳 (安心)。九鬼的偶然存在重视现在性，显示的是人的根本情绪——惊讶。相对于对未来感到不安以及对过去感到安心，惊讶总是在眼前的这一时点 (现在) 出现。这是一种人对冷不防 (突然)、未能预测、未知、未被解明的东西感到的一种兴奋情绪。此情绪与畏 (不安) 的紧张情绪、安心的放松及冷静情绪不同。九鬼如此说道：“总之，必然因其过去的决定的确证性，只具有放松及冷静这些静态的微弱情感。然而，可能和偶然却因问题性，而带有紧张及兴奋这些动态的强烈情感。因此，可能持有的畏这种紧张情感与偶然持有惊讶这种兴奋情感的主要不同是，前者与未来相关，后者与现在相关。可能性是，无向未来期待有的样态。偶然性是，有在拥抱现在的同时目睹无的

① K3·215—216。

② 九鬼认为：“领会包含了在生存论上作为存在可能的此在之存在方式” (K3·216—217)。这里揭示领会意味着人类有自由筹划自身的可能性。

③ K2·209—210。

④ 关于此点，九鬼如此说明：“在与必然性的关系上，偶然性不单只是必然性的否定，‘尽管是必然性的缺乏，但依然存在事实性’，这是偶然性不可或缺的条件，迈农亦指出这点” (K2·213)。

样态。”^①

九鬼情绪论的具体开展，可从其论文《情绪的系谱》(1938)、《何谓人学》(1938)与《惊讶之情与偶然性》(1939)中窥见。他在《情绪的系谱》中挖掘、建构日本文学(《新万叶集》的和歌)中的情态论，在《何谓人学》探讨了西方人学的系谱、开展自己对人学的见解，并主张自然的人学(homo naturalis)，在《惊讶之情与偶然性》中论及西方哲学史中的情绪论，并在和海氏的情绪论进行比较的同时展开自己的情绪论。第一篇文章建构的情绪系谱，其方法来自偶然存在的情绪论，没有具体展开哲学论述。第二篇文章将偶然存在论置入西方人学的系谱讨论，提出以惊讶为根本情绪的自然人学立场。第三篇文章则是偶然存在的情绪论之建构。

如一般所知，西方的人学在舍勒的哲学人学(主张本能冲动与精神相互渗透的理论)之后，似乎已无法回到原始的、自然的状态。然而，若通览《何谓人学》可知，以偶然存在的情绪论为基础的九鬼自然人学，正是向西方人学系谱的挑战。九鬼认为“情绪论是自然人的入学之主要问题。情绪可说是肉体与心合一的人对事物存在方式的有机反应。事物的存在方式在对人类主体的样态上，有偶然的、必然的、可能的这三种。若大致区分情绪的话，有对应于偶然、必然、可能存在的情绪这三种”。^②

九鬼进一步说明依偶然存在所产生的惊讶之情是第一类的情绪，依必然存在所产生的快、不快之情是第二类的情绪，依可能存在所产生的畏之情是第三类的情绪。对应此区分，他分别提出笛卡尔的《灵魂的激情》主张人第一个最根本的情绪——惊讶(I' admiration)、斯宾诺沙在《伦理学》中以决定论立场(反对笛卡尔的情绪论，排除偶然性的惊讶情绪)解释“诸情感定义”(Affectuum Definitiones)所提出的根本情绪——欲、喜、悲(cupiditas, laetitia, tristitia)以及海氏《存在与时间》中此在生存论的根本情绪——畏(Angst)。^③

关于惊讶之情，九鬼言道“当作为惊讶原因的客体，没有因某种必然性和主体有直接或间接的连结时，惊讶之情就会产生，因为那是主体所无法包摄的意外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惊讶是针对偶然性存在的情绪”。^④此外，九鬼还解释了人与动物的基本情绪之异同。同的是恐惧、害怕(恐れ=畏れ)，属生物性、原始性或根源性的情绪。不同的是惊讶，属于比较高等的动物所有(包含人)，是随着知性的发达逐渐出现的情绪。这两种情绪的区分，在于主体的知性认识。惊讶之情的产生在于主体遇到意想不到的、偶然的或事物。

九鬼深化《偶然性的问题》的情绪论，说明人对不可能性(无)与必然性的存在或事物所产生的情绪都一样，皆为快与不快。这些情绪若取得紧张、放松的状态或表示兴奋、镇静的状态，大多是可能性或偶然性混入的情况。伴随可能性的情感便是畏这种紧张感。畏既非快亦非不快，属中性、无记的情感。伴随偶然性的情感便是惊讶这种兴奋的情绪。惊讶和

① K2·215。

② K3·25。

③ K3·25—30、153—156。针对海氏的畏情绪，九鬼如此说道：“当对应可能存在的情绪，淡化快、不快的色调，在紧张性中自觉不确实性时，畏的情绪就会产生。海德格尔的哲学，既是可能性的存在论，同时亦是畏的解释学，那是因为该哲学扎根于人学的事实之中。畏不见得是不快，希望、担心、怀疑这些都是畏的一种，而畏的主体基础则扎根在，人类的冲动欲在未来中展望对象”(K3·30)。

④ K3·148。

畏同样都是中性、无记的情感。快与不快主要是伴随必然性所产生的情感。九鬼分别将此三者称为知性的情绪（惊讶）、意志的情绪（畏）以及情感的情绪（快与不快）。^①

九鬼认为偶然性的程度与惊讶的程度是相应的。偶然性的程度是因应偶然性与可能性的关系而产生的。可能性越大就越接近必然性（有）。偶然性越大就越接近不可能性（无）。惊讶之情随前者情况减少，随后者情况而增大。在此若回顾“定言偶然→假言偶然→选言偶然→原始偶然”这种层层推进的逻辑结构，可发现人的惊讶之情，因原始偶然的存在，会源源不断地涌出。

相对于九鬼偶然存在的情绪论，海德格尔可能存在的情绪论又是何种光景？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中，如此阐释畏这一基本现身情态：

畏所为而畏者，就是在世本身。在畏中，周围世界上手的存在者，一般世内存在者，都沉陷了。“世界”已不能呈现任何东西，他人的共同此在也不能。所以畏剥夺了此在沉沦着从“世界”以及公众解释方面来领会自身的可能性。畏把此在抛回此在所为而畏者处去，即抛回此在的本真的能在那儿去。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在存在。这种最本己的在世的在存在领会着自身，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因此有所畏以其所为而畏者把此在作为可能的存在开展出来，其实就是把此在开展为只能从此在本身方面来作为个别的此在而在其个别化中存在的存在。^②

此外，海氏针对此在在世的根本情绪——畏，提出一个具体的例子，即死亡。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单独面对的死亡。畏惧死亡是人最根本的现身情态。人是向死（终结）的存在，在死亡面前，面对了最贴近其自身的存在可能性。^③如此一来，人没有共同面对死亡的可能，也不会有共同“向死而生”的可能。这种此在在世的根本情绪——畏的设置，可说是为了方便说明此在的“被抛—筹划、遮蔽—解蔽、非本真（的向死存在）—本真（的向死存在）、逃避死亡—面对死亡”之样态。畏是此在的生存论分析的一个方法。目的在于使此在认清自身逃避的事实（过去、现在），并朝往未来的应然前进。畏推使此在（人）不断地以动态方式朝向此在（人）应然的发展方向前进。畏的时间性是未来。^④

九鬼认为海氏意图让人走向未来（实现）的道路，意味着远离偶然性、现在性、共在构成的关系网（空间性）、公开性、公共性，最终走到必然性、过去性、封闭性、单独个体的局面。海氏的主张切割了世界、共同此在（他者）、偶然性、现在性，使人成为完全孤立的个人。在此若要为海氏辩护我们可以说，海氏的重点放在重新探讨支配形而上学历史的“存在问题”，其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只是在为该目的做准备，而不是意图建构能回应人类心灵救赎或社会实践等当代性问题的哲学（亦即生命哲学或伦理学）。相反，九鬼认为“面对

① 参见 K3·152—153。

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商务印书馆，2015，第233页。

③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五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309—310、327页。

④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五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418—419页。海氏主张怕（Furcht）与畏这两个现身情态，原本都奠基在曾在状态（过去）中，但其各自的源头不同。畏发源于决心的将来（未来），怕发源于失落的当前（现在）。而希望、欢乐、感奋、快活、激动则是根植于曾在状态（过去）。

现实世界的偶然性感到惊讶，心脏因惊讶而悸动，这始终是哲学思索的原动力”。^① 生命与哲学在此相互融合。

五、结论

九鬼偶然哲学及情绪论的出现并非单独、偶发的现象。岭秀树在《海德格尔与日本的哲学》序言中虽高度评价和辻哲郎、九鬼周造、田边元的哲学研究态度及其独特的哲学，但却认为他们的哲学创造力不如西田几多郎，海氏哲学在三者的哲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藤田正胜与岭秀树的观点保持距离，试图在《九鬼周造：站在理智与热情之间的“语言”哲学》中以生命与哲学的张力为主轴，致力于阐明九鬼哲学的整体面貌，在某个面向上，可说是从西田的“生命即哲学、哲学即生命”^②的观点来进行研究。藤田的研究显然来自日本哲学或日本传统思想，甚至是东亚整体思想的视域。若从岭秀树的研究观点来看，九鬼哲学无疑是接续现象学而产生的。若从藤田的研究观点来看，同哲学扎根于东方土壤，与西方哲学貌合神离。

就九鬼的海德格尔论来看，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中虽标榜透过分析“世界内存在”（此在的日常生活状态）来重探存在的问题（形而上学的历史），但整体来说，其哲学属于一种此在的解释学。这种哲学具有生存哲学和人学的倾向，因此是一种广义上的人学。海氏的存在哲学无疑运用了胡塞尔的“意向性”思维。《存在与时间》的出现无论是从形而上学发展，还是从现象学发展的脉络来看，都不是一个单独、偶发的现象。整体来说，人的日常生活样态（甚至是情绪），随着海氏的现象学方法之运用，得以作为此在的生存论结构被揭示出来。人的生命与哲学在此有某种程度上的交集。

然而，如九鬼所批评，海氏哲学最终倾向于生存论（学问、哲学）而轻视生存（生命）。这也是九鬼不满足于海氏哲学的地方。九鬼的偶然论虽然也是建构在逻辑体系上，但他为原始偶然保留最大的位置。在原始偶然的驱动下，人的惊讶情绪必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人生命中的当前惊讶，对他来说是无比珍贵的，同时也是最具体、最完整的。因为生命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而不是必然那样或不可能存在。不仅人的生命如此，他甚至认为哲学也如此。他主张哲学“始于惊讶，终于惊讶”。^③ 这意味着哲学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而不是必然那样或不可能存在。

九鬼哲学与海氏哲学在当代有何种意义，完全取决于接受者的选择。选择前者，可为生命与哲学的开展保留任何一种可能性，其价值与意义显露在于眼前当下。选择后者，可为生命提供哲学的担保，其价值与意义来自将来的到时。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马新晶）

① K3·176。

② 西田几多郎：《論理と生命》，《哲学論文集第二》，《西田几多郎全集》，第八卷，岩波書店，2003年，第7—100頁。

③ K3·176。

true to life, and Anna, a fictional character. For his artistic aspirations, painter Gauguin goes against and comes into conflict with the moral claims of the society. If he succeeds in the end, h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rational justification for himself, and if he fails, he will not. Whether his pursuit will produce the wanted outcomes or not, cannot be foreseen by anyone, including himself, for that is partly subject to luck. Williams examines several central concepts in this line of thinking: luck (not luck of being accidentally hurt or not, but luck intrinsic to the project), success (not in the utilitarian sense, but in the sense that he eventually becomes the man he wanted to be), justification (rational justification might be retrospective, and might not be accepted by everyone). And he particularly looks into the concept of 'agent-regret' at length.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is: morality is not immune to luck.

Kuki's Philosophy of Contingency and Theory of Feelings: In Comparison with Heidegger's Philosophy

Liao Qinbin

Kuki Shuzo is a Japanese philosopher who indeed directly criticized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He attended Heidegger's lectures and seminars for two years, and was familiar with Heidegger's philosophy. After returning to Japan, Kuki focused on developing his philosophy of contingency. During this process, Heidegger was his resource of thinking. While Heidegger proposed an ontology of possibilities, Kuki suggested an ontology of contingency. According to Heidegger, Dasein has the existential structure of "thrownness-project", "inauthenticity-authenticity" and "disclosedness-unveilingness" etc. It reveals the dimension of human existence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non-actuality to the necessity of actuality. Kuki argues that this process of possibility to necessity lacks contingency, and it leads to the loss of infinite possibilities. For Heidegger, anxiety is the basic feeling that supports Dasein's existential structure, but Kuki focused on the feeling of wonder instead. It is because in original contingency human beings will continuously be in wonder, and hence life will have an infinite possibility to actualize itself. "Philosophy begins from wonder, and ends in wonder." Only in this case, it is possible to have an infinite development.

Two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Care Ethics: Why Virginia Held's Criticisms of Michael Slote Are Untenable?

Chen Huan

What is the essence of caring? This question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issues among contemporary care ethicists who come from different approaches. Michael Slote considers care as the virtue, and he tries to use the concept of empathy to ground caring phenomenon. Accordingly, Virginia Held proposals care as practice and value, which means, in Held's opinion, caring is serious of practices with positive values. To demonstrate her theory's validity, Held criticizes Slote's theory from four perspectives. Although Slote replies Held many times, most work Slote does are clarification jobs (showing reasons why Held misunderstands his idea), and we may hardly find out his attitude towards Held's practice and value approach. Whereas Held's theory could not refute the virtue approach, and even its legality still needs further illustrations. Thus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practice and value approach is untenable.